

六臣註文選

一五

蘇子瞻詩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
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

子爲誰驕 銑曰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
食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章義他皆類

此觀其大體是勸人
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

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漢文繹云管子

口夫士懷耿介之心不墮惡木之枝惡木尚能取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二十數篇恐是二十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

志士仁人古詩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善曰思玄賦曰委整

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趨也廣雅曰將欲也韜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

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濟善曰言路多彊暴姦邪之人

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

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

曰秋冬爲陰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崇雲臨岸駭

鳴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柏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銑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

急絃無懦

響亮節難爲音

善曰俟璞筆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儒下也爾雅曰亮

信也謂有自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

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若誠爲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

懷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蕴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

曰懷抱也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五臣作險而難善曰莊子曰有天道

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微杜預左氏傳注曰

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司曰林峯昌渴也闌大

去疾苦不遠疑以實生患

平聲協韻。善曰：左氏傳伍貞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夫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慎也。翰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近火。

固宜熟復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二去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

近火

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銑曰近冰火必罹寒熱之串

掇蜂滅天道拾壘恩孔顏

曰尹吉甫前事

子伯竒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竒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竒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竒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北而滅之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熟欲饋回曰不可向若貪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樂府下

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
矣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逐臣尚何

有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閭君逐臣頑父放子

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間毛

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

舊也 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比之

何有可恨固

不足歎也

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有兆

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兆象也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

之至皆有漸

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

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

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

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

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

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爲歎也

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

五召作歡

善曰言禍福之

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

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

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

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

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

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爲歎也

天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況申鑒曰側弁垢

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邊相祖述故引之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

濟曰助明

外求乎但驗之

在禍福而已也

人近情苦

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良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

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人近情苦

從軍行

五言
苦天下
齊曰

若哉遠征人飄飄

五臣作颯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

戍長城阿

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向曰飄颻遠行兒四遐四方也

深

作谿

谷邈

五臣

無底崇山巒嵯峨

善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

詩曰巖石巒嵯峨
曰崇高也嵯峨高兒

翰

奮臂攀喬木振迹

五臣作跡

涉

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辟爲天下唱始尚書曰
導弱水入于流沙

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彼

流沙振

舉也

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奇夏條集

五臣作焦

鮮藻寒冰結衝波

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
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

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

良曰豐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

焦鮮藻爲孰也結衝波水結

爲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羅

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關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

蛇在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問諸

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

物色微識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

銑曰胡北方

聚如星之布

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

日如今鳴箭也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髀箭名

朝食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善曰張衡觸體賦曰

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

日如今鳴箭也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髀箭名

五日作餐

不免胄夕自常負戈

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

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免脫也翰曰免脫也曹兜鑒也

苦哉遠征人撫

心悲如何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爲之以

敘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

五臣作川

諸遙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

於泰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善曰廣雅曰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道也

三荆歡同

株四鳥悲異林

善同良注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

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

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

此者

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
但爲死而已又爲生離者也昔嶧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古悼別豈獨今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

寄出將幾何日莫無停陰

子曰人生於天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何周易曰日昃
日暮也無停陰
善曰前路後塗
前壽命也言前

賣賣鮮克禁

善曰景之薄暮喻

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

曾是懷苦心

善曰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

詩曰晨風懷苦心銑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秋苦之二

遠節嬰物或斤賣

善曰說文曰嬰物累及淺有二

向曰有遠大之節能不終采乎

行矣

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自保善福人之一別有
如影滅唯繼以音微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或曰比上行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五臣作難俯入穹谷底仰

陟高山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

曰盤山

方也。穹窮也。

尚曰北稱幽也荆北
升也盤者山首盤道
善曰爾唯日暮山高

凝冰結重澗

雪被長纏

善曰臘稱曰巒山
狹者荊州謂之巒

郭嘆曰山形長向曰被覆纏山也

樂府一
與嚴俱

風鳴檻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
嘷音歡

猛虎憑林嘷玄猿臨岸歎

平元

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猛虎

嘷而谷風起小雅曰憑木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

銑曰嘷嘷皆歡聲

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離

名宿喬木下慘愴

怛鮮歡

向曰喬高也慘愴
言飢渴而飲水食露也

水時無露蓋文之疎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

思固已久

五臣作矣

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

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

不滿足之貌也

濟曰莫無也慊慊憂不

足兒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向曰蓋

與前意不異

增悲

驅馬陟陰山山高

五臣作陰

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

虜在燕然

善曰漢書侯羸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

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

足以見其勢強

登歲然山者勁彊也虜匈奴也歲然山名

良曰陟升也候伺望

戎車無停軌旌旆

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

仰

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

縣

善曰縣遠也向曰憑猶

翰曰邈遠縣長也

儉狁亮采夷征人豈

徒旋

善曰儉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儉狁于夷毛萇

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翰曰戰者德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翰曰戰者德

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

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銑曰克勝捐弃也

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

善曰漢書曰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

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

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

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侯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

良曰遵奉也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

振振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善曰

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

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

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向曰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於橐街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游濟曰皆假言之

君父不歸濡跡涉江湘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

涉度也江湘水名

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銑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

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

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向曰敘別離之歲月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

云

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戶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親友多零

落舊齒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游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

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濟曰舊齒耆老也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墳壘日月

多松柏巒崿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莖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向曰謂機家墳壘也

兒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

壯也

也

也

也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莊子曰

慨慨歎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

行有
異也

命駕登北山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

延佇

良曰謂登北邱望晉都

良曰謂

漢書注曰

延佇

良曰謂

塞重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

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

延佇

良曰謂

漢書注曰

良曰謂

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

楚辭曰

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湛清川帶華薄

善曰漢書音義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貌以色斯而見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

論語曰色斯率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云

國之人生誠行邁

五臣作過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

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向日言人

生處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善哉膏梁

善曰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

士營生奧且博

善曰梁之性難止也

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

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

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

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

酖毒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

池清水灌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

食資取笑葵藿與霍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

公曰肉食者已虐之矣對曰忽使肉

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資賤之士